

空间感

刘心武

著

从空间回望时间，往事与人物，社会与人心。

漓江出版社

空间感

刘心武
著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间感/刘心武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3. 2

ISBN 978-7-5407-6091-5

I. ①空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随笔集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③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87081 号

组 稿:郑纳新

责任编辑:张玉琴

封面设计:居 居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(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:253000)

开本:960mm×690mm 1/16

字数:160 千字 印张:15.25 插页:4

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4-2671218)

关于这本书

书里有四幅水彩画,可以先翻看。它们不是所谓的“插图”,不是摘取文章中的场景加以“再现”。但这四幅图却又实实在在地与书里的文章血肉相连。

我们每个人的生命,总不免镶嵌在一定的时空中。对时间的敏感,往往大于对空间的敏感。从时间流逝中生发出的喟叹已经很多,但对自身所置身过的空间,有所感悟,而特意从“空间感”的角度诉诸文字,也非常必要。2012年全年,我在《上海文学》杂志开辟了《空间感》的专栏,每期一篇,是纪实性的大散文。这十二篇大散文,构成了这本书的第一辑。我的写作追求,从中篇小说《立体交叉桥》、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、短篇小说《5·19长镜头》等就清晰地表明,不魔幻,非惨烈,而是对现实作精微逼真的描绘,倡宽厚,吁温良。如果以美术史上的例子来譬喻,则“野兽派”、“达达主义”等的变形狂放虽新颖别致,却也有“超级现实主义”、“照相现实主义”的另种趣味呈现。我的写作,长篇小说《四牌楼》是“真事隐、假语存”的手法,但那之后,我觉得真事何必定隐?开始钟情于纪实文本,但又不甘心于归附所谓的“报告文学”,于是有《私人照相簿》《树与林同在》的产生,文字与真实的照片交融在一起,试图引出读者深长的思考,这种文本,我让它有小说的特性,即出人物、有情节、设悬念、重细节,比如本书《你在东四第几条?》这篇,当成短篇小说阅读亦可,但里面的所有内容皆为真实存在。

本书第二辑,是一组小小说,是为报纸副刊撰写的。有人对我说:“写这样的小东西是成不了文豪的。”诚然。但人写作为什么一定要以成为文豪为目标?生命的意义可以设定得很伟大,也可以设定得很平凡。我曾写过一篇《给平凡以价值》的文章,在我看来,伟大也可能沦为虚妄,而平凡却可能接近高尚。我知道有不少读者没有时间啃大部头书籍,他们会阅读每天到手的报纸,翻翻副刊,浏览短文。这样的短文写好了,也可以拨动读者心弦。作为一个喜好写作的人,我心中一直有自己的读者存在,我知道他们期待着什么,我要在他们面对现实的焦虑中,和他们相濡以沫。我无力成为一座巍峨的灯塔,却可以点燃一支支亮烛。现在将这一支支亮烛排成方阵,奉献给喜我纳我的读者诸君。

本书第三辑收入的,是以前未收录在书里的一些随笔。我在2012年年底,推出了《刘心武文存》40卷,把从1958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,直至2010年底的所有尚能记起找到的文字,全汇聚在了一起,意在供各方有兴趣的人士阅读欣赏、分析研究、批评批判、收藏保存。那么,《文存》所收下限以后的作品呢?出于敝帚自珍,我决定如有机会,也及时单本或汇聚出版。于是2011年出版了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,2012年出版了《人生有信》,以前已经收录在书里重组出版的不算,再版的也不算,崭新的,则有漓江出版社推出的《刘心武评点〈金瓶梅〉》和这一本内容与以前所出的所有书完全不重复的集子《空间感》。为此我要特别感谢漓江出版社对我的厚爱。

于时间敏感,对空间麻木,是一种心智的缺失。愿与读者诸君共勉:在流逝的时间中,能越来越铭心刻骨地回味、体悟那些镶嵌过或正框围住我们生命的空间。



2012 年底 温榆斋中

目 录

一

- 不言而喻 | 3
宽阔的台阶 | 16
蟾宫明星俱乐部 | 25
雾锁南岸 | 34
祥云飞渡 | 45
初识曼哈顿 | 55
小中河的月亮 | 64
你在东四第几条？ | 74
杉板桥无故事 | 88
听得见冰吼的小屋 | 99
莫斯科河的雁影 | 112
世纪初，在巴黎 | 123

二

- 抱草筐的孩子 | 141
冰 斧 | 144
过家家 | 147
伙食勋章 | 150
斜放的拖鞋 | 153
一道金光 | 156
鸡怕鸽破脸 | 159
包你烦 | 162
柳木菜墩 | 165

鲶鱼借碗盘 | 168
姊妹跷跷板 | 171
小炕笤帚 | 174
高放的药匣 | 177
多一事 | 180
照镜子的保安 | 183
八里长桥一道拱 | 186

三

堪堪又是一载的光景 | 191
不畏年 | 193
在飘窗台上看风景 | 196
窗的随想 | 199
江流石不转 | 202
留下一本书 | 205
我的村友三儿 | 208
的哥青岭 | 211
溱潼湿地野为魂 | 214
衣裳已施行看尽 | 216
悔未陪师赏海棠 | 220
幽窗棋罢指犹凉 | 224
让三束光照亮心灵 | 227
《红莓与白桦》序 | 230
赏唐朝人书法作品 | 231
送枝玫瑰给自己 | 233



不言而喻 ——北京饭店

一位外国朋友告诉我,他每次来北京,一定下榻北京饭店,他说,那好处是,回到他那国家,人家问起:在北京住哪儿呀?答曰:“北京饭店。”别人就点头,双方就不用再啰唆什么。如果回答是香格里拉、希尔顿、凯宾斯基……对方起码会说:“啊呀,北京也有这些啊。”如果是完全中国味道的名字,则可能引出一番议论:“什么含义呢?在北京什么地方?舒服吗?……”

一句“我住北京饭店”,一切就都不言而喻了:身份、财力、接待规格、享受到的特色、方便度、舒适度……

我八岁跟随父母来到北京。同来的还有小哥和姐姐。大哥和二哥那时都已在外地工作,所以不同行。父亲原来在重庆海关任职,1950年后被新的海关总署调京任用。从重庆乘船先往武汉,再从武汉乘火车来到北京,接待我们的总务处人员把我们带往台基厂海关总署里面,暂时安排在一座小洋楼的地下室里居住。父母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期,随祖父母在北京居住过,对于北京充满感情,重返故地的兴奋溢于言表,但小哥和姐姐却不以为然,他们初到北京,跑出机关大院去转悠一番后,回到地下室

当我的面怪腔怪调地调侃：“北京——好得勒儿！”他们是在背后歪曲性地学舌，来北京之前，父母一再跟子女宣谕北京极好，但是兄姊初来乍到的感受却是“不怎么样”。那时我才八岁，父母兄姊不许我出屋乱跑，我好闷啊！后来有天母亲终于牵着我的手，带我去一条胡同里访问一家旧识，我才有机会睁大眼睛，观察“好得勒儿”的北京。

出台基厂北口，我见到了东长安街，往东看有个牌楼。母亲絮絮地跟我灌输：因为在东边，单是一个，而不是像猪市大街那边的十字路口有四个牌楼，因此叫做单牌楼，同样的牌楼在这条街尽西边还有一个，所以又分别叫做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，那地名儿又简化为东单和西单，四牌楼呢，也分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，地名则简化为东四和西四……当时我听了完全不往心里去，谁想到四十几年后，母亲播下的种子，竟开花结果，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就以《四牌楼》命名。

我感兴趣的是响着特殊铃声的有轨电车。它在马路当中轨道上运行的身影，令我觉得十分庞大，而且神秘。几年后我才有机会坐上它，而且知道那铃声是驾驶员用脚踩出来的。大约十二岁的时候，因为上学放学总乘固定的一路电车，跟一位司机脸熟了，有回车上比较空，停站后，我鼓足勇气，请求那司机让我踩踩铃阀，那司机竟同意了，当我踩出的铃声震响自己耳膜时，形成了我童年时代的一次欢愉高潮。半个多世纪过去，不知那位司机还在世否？一个生命赐予另一个生命欢愉，哪怕是短暂的、琐碎的，也是宇宙间至美至妙的事情！

母亲指着马路对面一座楼，郑重地告诉我：“那是北京饭店。”我望过去，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。心里浮出兄姊轻薄的语音：“北京——好得勒儿！”因为在重庆，那时市中心已经有为庆祝抗战胜利建造的“精神堡垒”纪念碑，即一座圆顶的塔形建筑，后来改名叫解放纪念碑，望去觉得非常高大；还有我们路过武汉时，住在江边的武汉海关大楼里，印象里，那座简称“江海关”、顶上有大钟的西洋建筑，也比北京饭店雄伟。

后来海关总署给我们家分配了宿舍，是在东四钱粮胡同的一所颇具规模的四合院里。虽然离开了台基厂，那段初来北京时所留下的空间印象，还是清晰的。特别是，那马路对面，就是王府井，父母带子女逛完王府井，还往往要再走出王府井南口，在北京饭店前面望望，再往东散步，那时候东边的马路分两层，上面高处那条路，曾短暂地叫作过斯大林大街，街上连续有些小洋楼，其中有个小洋楼是家电影院，记得叫作真光电影院，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，那里还在放映美国好莱坞的歌舞影片，记得兄姊就带我看一部，他们觉得很开心，我却在座位上打起瞌睡；最东边接近东单路口的地方，有个剧场，就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，走到那个地方，父母就会指点着说：“兰姑姑就在这里头。”所谓兰姑姑，就是孙维世，她是著名的导演，小名叫小兰，只有少数亲友知道这个称谓，我家与孙家算得世交，故父母有此口吻。但那时我对青艺及其剧目的兴趣，不如对那条马路的下面一层来得浓，因为那矮掉一米多的下层，种有一些有趣的灌木，布置着一些太湖石，在其中捉迷藏，一定十分惬意，我和姐姐也曾尝试在那里嬉戏，却很快被父母制止了。这上下两条马路再靠南，才是东长安街，穿过马路，东单尽东面原是一片很大的旷地，1948年底和1949年初，曾作为临时飞机场，接走了许多不愿留在北平的人士，其中包括胡适。据说胡适匆忙去登飞机，随身只带了两本书，其中一本就是残缺的甲戌本的脂砚斋评《石头记》。那乃是历史烟云中的一个细节，谁想到几十年后，其影印本成为我研究《红楼梦》的重要资料。1950年的时候，那个临时飞机场已不复存在，上面搭建了许多临时的棚屋，做各种生意，其中就有几家西餐馆，是父亲的最爱。后来那片地方又演变为东单公园。

我长大成人以后，才知道北京饭店里有若干父兄辈铭心刻骨的生命记忆。父亲随祖父初到北京的那十来年，因为祖父是清朝最后一科的举人，到日本留过学，辛亥后在蒙藏院当金事，薪酬颇丰，住进净土寺胡同一

座原来蒙古贵族的旧居——称作“朴园”——里面,从留下的旧照片上看,堪称是个大宅门,父亲在里面随祖父母很过了几年好日子,但是,后来政局动荡,先迁到了什刹海畔,祖母去世,再迁到西四南边的缸瓦市——那时祖父续了弦,又生了几个子女,生活质量就下降不少,到1924年,祖父南下广州,参加革命去了,抛下续妻,更抛下了子女,父亲本来常随祖父到北京饭店应一些名流的饭局,而且因为聪慧勤奋,也考取了协和医科大学,现在我还保留着他当时一张西服革履的照片,一派富家子弟、未来名医的模样,但南下的祖父虽然给续妻寄生活费,那后母对父亲却十分苛刻,等于是扫地出门,不仅不管缴纳学费置备必要的学习用品,连饭钱也不给,父亲十分狼狈,为了应付生活,常常以代人考试的方式,挣些风险很大的钱,也曾到祖父那些仍留在北京的朋友那里,请求帮助,但人家只不过给点小钱,或仅是把父亲顺便带到前门外的撷英番菜馆,或北京饭店里的法国餐厅,让他在饭局上忝列末座,当他面说些恭维祖父的话罢了;父亲因为实在缴不起协和医科大学的学费,只得退学,为尽快获得一个牢靠的饭碗计,就去报考了海关,被顺利录取,于是娶了母亲,而且很快生下了大哥。

海关的待遇很好。大哥随父母过上了优裕的生活。多年后大哥跟我说起,小时候,父母曾把他带进北京饭店就餐,还请了几位好朋友,有那父亲的好朋友就问大哥:“长大了干什么?”大哥伶俐地回答:“当医生。”父亲脸上就现出真切的笑容。父亲未能在协和医科大学完成学业,是他一生的痛。因此他始终期盼子女中有人能代他完成这一夙愿。但是后来我们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大成人,并没有一个成为医生,虽然父亲为我们后来都能自食其力而欣慰,但竟没有一个成为医生,依然是他心底里的隐痛。

北京饭店和协和医学院离得很近。在京城的那片空间里,有着父亲怎样的希冀与失落啊!

大哥小时候在学校不好好读书，胆子大，净干些让父母担惊受怕的事，比如在海关宿舍两栋离得很近的楼房屋顶上，他找来一块两端刚够压住楼顶的木板，拿根绳子把自己吊在木板上，荡秋千，那木板在他快乐的荡悠中，不住地跳动着，眼看一端就要滑下屋顶，他却浑然不觉。母亲发现，几乎晕倒，邻居们帮助制止，父亲下班回来听说，再加上学业荒疏，训斥他他还梗脖子，气得将他抓过去打屁股。大哥在学校里常常“抱打不平”，惹出事端，学校碍于父亲海关有职务，不好公开出布告将大哥开除，就通知父亲，将他“默退”。大约是我四岁的时候，有次大哥在吃饭时，父亲训斥他，他顶撞，父亲气愤中把一碗面抛到地上，大声吼：“你给我滚！”大哥立刻站起来，晃晃肩膀，冲出门去，母亲追出去，大声呼唤，哪里唤得回来，父亲也以为他过几天会自己回来，却从此不知踪影。过了半年多，有天母亲忽然高兴得流泪，原来大哥给家里写来了信，说他在北京，为美国调停国共两党军事活动的派出机构工作，他会一点英文，派上了用场，父亲下班回家，母亲柔和地报告了大哥的来信，父亲没有再生大哥的气，看了信，微微点头，说了句：“只怕还有夸张。”确实有夸张，我稍大后，二哥告诉我，大哥那两年在中美联合组成的“军调处”，其实只是个跟着别人去采购食堂原料的“小炊拨儿”（北京话，意为让人指使干杂活的角色）。角色虽小，但活动的空间却非常壮丽，那就是北京饭店。大哥跟二哥讲起，那时候北京饭店里经常有舞会，他也可以参加，在舞会上别人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干什么的，那时他才二十岁出头，身材匀称，相貌英俊，从衬衫里显现出阳刚的肌肉线条，据说有次参加舞会的大明星美女白光，非常喜欢他，一连约他跳了六支舞曲，让那天舞会上的其他男士嫉妒得眼睛出火，白光一再赞扬他是“好小弟”……

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《青春之歌》，里面利用真实的厅堂展现了1934年左右的北京饭店，在《风流寡妇》的圆舞曲旋律中，绅士淑女

翩翩起舞,当然那是作为反面场景,来衬托主人公革命女青年林道静“出于污泥而不染”,不过我看那一片段时,还是很艳羨那样的华丽生活。196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又拍摄了《停战以后》,里面有更多北京饭店的场景,不仅有厅堂,也有客房走廊和客房内景,其中很多镜头也是实景拍摄。1903年建成的北京饭店,最初是两个法国人的资本,后来有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资本加入,在收归公有之前,是个中法股份有限公司在经营,它的建筑风格和内部装修,有浓厚的法国风味。到1962年的时候它的面貌没有什么大的改变,因此用来拍摄在里面发生的历史故事,是很便当的。《停战以后》里面有个女翻译的角色,由著名电影演员秦怡的妹妹秦文扮演,她似乎没有姐姐那么美丽,但演技不错;据说她扮演的那个角色的原型,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。1946年到1947年的“军调处”就设在北京饭店里面,那确实曾经是王光美重要的人生舞台。多年以后,王光美被打倒被侮辱投入监狱,大哥偷偷告诉我,他在“军调处”当小跟班时,曾见到过号称辅仁大学校花的王光美,感叹人生真是诡谲莫测。大哥在内战爆发后开了小差,跑到南方,后来参加了解放军,1960年他从海南岛驻地请探亲假回北京,一个人悄悄跑进北京饭店,当然是由怀旧情绪支配,那时北京饭店是不能随便进去的,一般市民或外地人也很少有人尝试进入,可能大哥穿一身军装,又善于应对,居然放他进去了。他出来以后,心情不好,因为他发现,那里面的舞厅,依旧舞曲萦回、舞影翩翩,只不过曲子多了苏联风味的,男士西服革履的不多,女士穿连衣裙的不少,但也有穿旗袍烫卷发的,据说是上级指示,准许少数女子保持舞女职业,以备首长和外宾之需。大哥觉得所看见的场面与参军后受的教育相悖,又不能公开议论,只能私下与小他两岁的二哥倾诉苦闷,这是后来二哥见我懂事了,才转述给我的。北京饭店这个空间,就这样给予过我大哥难以理抹清楚的心灵刺激。

尽管多次内部改装修饰,老北京饭店的楼体始终存在。1959年在它西边修造了一座新楼,跟它联通,新楼底层有华美宽敞的宴会厅,现在仍是京城许多重要政治活动或体面的商业活动的使用空间。老北京饭店的东边原来是铁道部的办公楼,1974年拆除,建造了更新的一座线条简捷的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店楼,也与最早的店楼连通。但改革开放以前,新老三座连通的店楼都是平头百姓不能随便进去的,除非你当了全国劳动模范,把你安排为代表、委员什么的,在某个会议召开期间,才让你住进去。1974年建成的新店楼,安装了红外线遥控的自动扉,那时候成为京城市民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,啊呀,先进得不得了啊,人刚走过去,它就蔫不叽地自动打开,你走过去没几步,它又蔫不叽地自动合上,神仙门啊!什么时候咱也穿过它一趟啊!表达向往者多半就会遭到奚落:美得你!你是哪棵葱?哪轮得到你享受那神仙门的乐子!如今到处是自动扉,有几个人还记得三十多年前的这些心态与话语?

我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进入过北京饭店。但是1975年的时候,得到过一次邀请,差点儿去穿越那先进的自动扉。

1968年的时候,我任教的那所中学进驻了军宣队(全称是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),他们负责组织学校里的“斗、批、改”,我因为1964年曾经在《北京日报》上发表过一篇《京剧不适宜表现最当前的现实生活》的文章,里面还提出不应该在现代戏里取消小生小嗓、旦角水袖等传统行当,有“反对革命样板戏”“反江青”的罪名笼罩头上,因此灰头土脸、夹着尾巴做人,哪敢主动接近军宣队,但那军宣队的指导员和一位战士,却主动来跟我接近,我把自己的“问题”坦白给他们,没想到,指导员在我单身宿舍里私下跟我说:“老戏也有好的,我就最爱看《杨八姐游春》!”让我心头轻松了许多。那战士姓周,他也常到我宿舍来聊天,跟我开许多玩笑。有天小周来我宿舍一反常态,愁眉苦脸,原来他父亲病重,想到北京来看病,但那时一个农民进北京城,住店和到医院看病,都必须

要有省里革命委员会开具的介绍信才行,何况看病和住店都得花钱,困难呀!我就跟小周说,你父亲来了北京,可以就住我这间屋子、睡我这张床,我北京有个姐姐,她家离这学校也不算太远,我就每天在她那里住,白天来学校参加“斗、批、改”好了;另外,我没成家,工资一个人用不完,也有点小积蓄,帮补你父亲一些医药费并不影响我的生活。只是,那省里的介绍信,你怎么才能开出来呢?讨论中,指导员也来我宿舍,听说了,就给他出主意,说你们省里革委会,正好有我战友在那里负责站岗,我给你带上封信,兵帮兵,一家亲,你就一定把那介绍信开下来,你爹的病得抓紧治!三人议定,小周当夜就赶回家,没两天带来他父亲,安顿在我的宿舍里,又到协和医院看了病,确诊是化脓性肋膜炎,加紧治疗不提。1969年,“清理阶级队伍”,学校里有人正式在大会上质问:“为什么猖狂反对江青的刘心武还没有揪出来?”一派群众组织贴出了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,又在校门外墙上刷出每个字使用一整张大字报纸的大标语“刘心武猖狂反对江青同志罪该万死!”那天下午就要将我挂牌子戴高帽批斗,但下午广播里宣布又有新的“两报一刊”(即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和《红旗》杂志)的社论发表,公布了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,学校的革命师生照例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,我那个下午就混过去了。第二天一早军宣队通知那派要揪斗我的群众组织:“刘心武那篇文章够不上现行反革命,不同意你们揪斗。”军宣队将我保下,是那时西城区领导所有中学运动的总部(设在航空胡同民国时期的航空署,一座中西合璧的楼房里)作出的决定,但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军宣队小分队的指导员,包括小周与其他成员,替我说了好话,一定起着不小的作用。

军宣队成员实行轮换,1974年的时候,指导员和小周早已回到原部队,而小周他们那个连,恰好就分配到新建成的北京饭店值勤,他们离开我任教的那所中学以后,我们一直还保持着联系。小周有天见到我,就邀我跟着他到北京饭店新楼参观,他说我跟他身后,别出声就行,保我能